

下燥不和,则为大陷胸汤证。若胸中但有微薄水气,则宜小柴胡汤以汗之。胁下水气既除,转生燥热,则宜大柴胡汤以下之,可以观其通矣。

宋子载之妻

年已望五,素病胸膈胀痛,或五六日不得大解,夜睡初醒,则咽燥舌干。医家或以为浮火,或指为肝气,花粉、连翘、玉竹、麦冬、山梔之属,多至三十余剂。沉香、青皮、木香、白芍之属,亦不下十余方。二年以来,迄无小效。去年四月,延余诊治。

余诊其脉双弦,曰:此痰饮也。因用细辛干姜等,以副仲师温药和之之义。宋见方甚为迟疑,曰:前医用清润之品,尚不免咽中干燥,况于温药?余曰:服此当反不渴。宋口应而心疑之。其妻毅然购药,一剂而渴止。唯胸膈胀痛如故,余因《金匱》悬饮内痛者用十枣汤下之,遂书:

制甘遂一钱 大戟一钱 炙芫花一钱

用十枣浓煎为汤,去渣令服,如《金匱》法,并开明每服一钱。医家郑仰山与之同居,见方力阻,不听,令减半服之,不下,明日延余复诊。知其未下,因令再进一钱,日晡始下。胸膈稍宽,然大便干燥,蓄痰未下。因令加芒硝三钱,使于明早如法服之。三日后,复延余复诊,知其下甚畅,粪中多痰涎。遂令暂行停药,日饮糜粥以养之。此时病者眠食安适,步履轻捷,不复如从前之蹒跚矣。

后一月,宋又延余诊治,且曰:大便常五六日不行,头面手足乳房俱肿。余曰:痰浊既行,空隙之处,卫气不充,而水饮聚之。《金匱》原有发汗利小便之法以通阳气。今因其上膈壅阻特甚,且两乳胀痛,不得更用缓攻之剂,方用:

制甘遂一钱 大戟末一钱 王不留行二钱

生大黄三钱 芒硝三钱

一泻而胀痛俱止。宋因询善后之法,余因书:

苍术一两 白术一两 炙甘草五钱